

通志彙解

B12
1411
148



門口 12
第
卷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一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

聊樂我負音出出其闔音關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

我思且縞衣茹音蘆聊可與娛一作虞

李曰春秋左氏傳桓公十一年宋人執祭仲出忽

而立突此一爭也十五年鄭厲公使雍糾殺祭仲

祭仲知之殺糾厲公出奔蔡而忽立此二爭也十

七年高渠彌殺昭公而立公子亶此三爭也十八

年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此四爭也莊公十四

年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此五爭也惟鄭國之亂
 如此故民困於兵革之事室家相弃而思保其室
 家焉出其東門有女如雲言出鄭國之東門有女
 如雲之多也鄭氏曰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
 心無有定非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言雖有女如
 是之多然非我思之所存我思之所存者欲昔日
 夫婦相得矣縞衣綦巾言昔日夫婦之服也惟得
 昔日夫婦之服且可以樂我心也負助語也縞白
 也男子之服也綦蒼艾色女子之服也出其闔閭
 闔門之外曲城也闔門之上門臺也自其闔閭而
 出則有女如茶亦是言其多也吳語曰白裳白旗

素甲白羽之贈望之如茶今此詩言茶亦是言其
 多也漢禮樂志曰顏如茶應劭曰茶野菅白華也
 言此奇麗白如茶也顏師古曰菅茅也言美顏色
 貌如茅茶之柔也今俗所謂蒹葭也觀此詩則知
 有女如茶亦是言其多也毛氏以謂茶英茶也言
 皆喪服也鄭氏謂茶茅秀物之輕者皆非也雖則
 如茶匪我思且亦是思存之意縞衣茹蘆聊可與
 娛亦是上章之意茹蘆染巾也言其服茹蘆之女
 人也以見夫婦相弃欲思昔日夫婦之情又得配
 合也

黃講同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

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李曰此詩言人君之澤不下流及於民其國內之
民皆困於征役久在兵間是以男女失時思不期
而會也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蔓延蔓也零落也漙
兮言露漙漙然而多也漙漙盛也野有蔓草零露
漙兮**毛鄭**之說不同**毛氏**則以為興其意則以謂
草之蔓者由露之滋潤**王肅**亦曰草之所以能延
蔓者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者蒙君澤也上

氏之說亦如此此皆徒見序言君之澤不下流以
為此說則上文曰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下文曰有
美一人清揚婉兮則其文勢不相貫以詩中之文
而觀之恐詩人之意不如此也**蘇氏**則專以為澤
不下流之詩**蘇氏**之意則據**左傳**子太叔賦野有
蔓草之詩文子曰吾子之惠也遂以此篇皆是此
意非男子不期而會之詩然古人賦詩斷章取義
蓋取其臨時意之所寓若以**左傳**所舉者解詩則
不通矣**鄭氏**則不以為興以謂蔓草而有露仲春
月草始生霜為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
無夫家者**歐陽氏**破之以謂假如是乃平時之常

事兵亂之際何待仲春乃知毛鄭之說俱非據此
 詩乃是男女昏姻失時邂逅相遇於野草之間爾
 此說為長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蓋言男女相遇於
 野草之間零露正多之時也有美一人清揚眉目
 之間婉然而美也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言邂逅與
 之相遇則吾願足矣邂逅不期而會也婉如清揚
 亦是清揚婉兮之意但顛倒其文耳與子偕臧臧
 善也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
 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則知男女之情蓋人之所
 欲也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
 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乃知不期而會雖適

我之願詩人所不取也

黃講同

漆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奔淫風大行莫之能
 救焉

漆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古顏反兮女曰觀乎

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況于反且樂維士與

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時灼反藥漆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

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音祖且往觀乎洧

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李曰漢地理志鄭武虢郟之地右雒左沛食漆洧

焉土陘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則
 知淫亂者鄭國之風俗然也然上之人苟能正其

風化則移風易俗咸與惟新何患其為淫亂其風
 化不正是以淫奔之俗日入於非禮乃其宜也溱
 與洧方渙渙兮者渙毛氏曰春水盛也說文曰渙
 流散也蓋是春冰解釋而流散也溱與洧方渙渙
 兮士與女方秉蘭兮言方春水渙渙之時而士與
 女方秉蘭草也鄭氏曰男女相弃各無匹偶感春
 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為淫泆之行此說是也
韓詩注亦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
 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祓除不祥時人願與
 所說者俱往也女曰觀乎士曰既觀矣此未從女
 子之言也且往觀乎洧之外言女又勸士更往觀

乎溱洧之外信寬大而且樂也洵信也許大也惟
 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蓋結其情也毛氏
 曰勺藥香草也孔氏曰士愛此女贈送之以勺藥
 之香草勺藥既香氣未審何如草韓詩曰離草也
 按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於仲舒曰將別贈之以勺
 藥何也荅曰勺藥一名何離故相別以贈之後世
 雜記以謂贈之以勺藥乃男宜女貽我握椒乃女
 宜男此說不必詳究李方叔師友談記深闢其非
 矣若必深求其理雖使深求而得之亦何益哉瀏
 深也殷其盈矣言女士之衆也伊其將謔將大也
 亦相將也

論曰曾子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曾子以暮春而浴沂鄭氏以三月而往溱洧蓋風乎舞雩所以樂聖人之道而溱洧乃淫奔之行地與時同一則樂聖人之道一則為淫奔之行其相遠如此可不戒哉

黃曰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除不祥時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鄭之風俗至此則國非其國矣此季札所以知其必亡也

齊雞鳴詁訓傳第八

國風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李曰齊哀公荒淫於女色故怠慢於政事此雖是哀公之罪亦由無賢妃以相警戒之故詩人陳古之賢妃貞女所以警戒其君者以刺當時之不然也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言雞既鳴矣朝廷之臣亦盈滿矣言可以夙興之時也然非是雞鳴乃是蒼蠅之聲也段氏曰蒼蠅聲雄壯青蠅聲和恬雞鳴之聲與蒼蠅大小不相類

而乃聞蒼蠅之聲以為雞鳴者志之所在惟恐其失時也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東方既明矣朝廷之臣又昌盛矣君子可以聽朝矣然非是東方之明乃月出之光則其志之不可忘可知也夫以月出之光而謂東方之明其與東方未明之詩何以異蓋二詩之意各有所主不可失之泥也毛鄭則以雞既鳴矣為夫人作朝既盈矣為人君作東方明矣為夫人朝君朝既昌矣為君能聽朝亦不必如此分別也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者薨薨爾雅曰衆也日將旦百蟲作當此時豈不願與君同夢然羣

臣會於朝亦欲退而歸也是以當夙興無以我之故而憎惡於君子也此皆警言戒之意也周宣王夜臥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巷內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致君子失禮而晏起宣王曰寡人之罪夫人何辜遂勤於政事以成中興之功觀此則夙夜警言戒賢妃貞女之所當然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爾夫雞鳴為善舜之所以為舜者不過是也然女人乃能以此勉其君惟恐失雞鳴之時有至聞蒼蠅之聲以為雞鳴婦人而能如此豈不可貴蓋心苟在焉

則聞蒼蠅之聲以為雞心不在焉雖雷鼓在側而心不聞矣由此觀之則中才之主內無賢妃貞女外無忠臣良士而能恐懼修省者未之有也

黃曰哀公政事不修本於衽席之失助故作是詩以思賢妃此一詩皆是夙夜警戒之意宣王晏起姜后待罪遂勤政事以致中興觀此則夙夜警戒乃賢妃正女所當然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子之還兮遭我乎狃乃刀反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許全反兮子之茂兮遭我乎狃之道兮並驅從

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狃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李曰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哀公好田獵而無厭則上所好者如此國人好之亦皆以田獵為務也其習於田獵者謂之賢其善於馳逐者謂之好蓋所謂賢者非君子之所謂賢所謂好者非君子之所謂好惟其從上之化故其好惡顛倒錯亂如此是風俗所以敗壞也子之還兮還毛氏以為便捷也韓詩作從女從旋為好貌其字雖不同只是一說狃山名也說文曰在齊地肩獸三歲曰肩說文曰三歲豚肩相及其字亦作獻斝于公

之豳同儼說文曰利也方言曰慧也鄭氏曰捷也亦如荀子曰鄉曲之儼子茂美也子之昌兮昌盛豐美也如丰之詩曰子之昌兮猗嗟之詩曰猗嗟昌兮皆言其盛也陽山南曰陽子之還兮遭我乎猗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儼兮蓋言子之便捷與我相遇於猗山之間既相遇矣於是又並驅而逐兩肩揖我而謂我儼利也蓋言以田獵為美事如此下二章皆此意王氏謂猗之間禽獸所在猗之道則人所往來禽獸宜少以猗之陽則出於猗間遠矣禽獸宜甚少也其說皆鑿

論曰

自古國之所以亡風俗之所以敗者皆由日

也太康以逸豫滅厥德乃盤遊無度十旬弗反因以失邦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用不恢於夏家曹伯陽好田獵其野人公孫強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伯陽大悅因廢政事其後曹伯陽亦以失國此三者皆以田獵而失國也方其好田獵也其意以謂田獵不足以及亡國而乃欲田弋以為樂使其知田獵之可亡國則必不為之矣孟子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夫田獵之事自有識者觀之則以為荒自無識者觀之則以為賢夫賢與荒相去甚遠

一惑於志是非紛亂如此故王吉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馮軾搏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雪之所偃薄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觀王吉之言則知田獵非美事也明矣然時君世主甘心於此者豈不謬用其心哉唐高宗常田獵涇陽大獲詭左右曰今日田樂乎蘇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田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觀此諸說則知田獵非所以為賢也亦非所以為好也今之齊哀公好田獵自以為賢自以為好其國人從上所化亦皆以為賢亦皆以為好

國之不亡也幸矣

黃曰孟子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今哀公從禽獸而無厭則孟子之所謂荒者也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國人安得不化之哉田獵不足為賢而謂之賢驅馳非可為好而謂之好此猶鄭之國人以太叔之善射善御而謂之洵美且武也曹伯陽好田獵其野人公孫強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伯陽大悅因廢政事而卒以亡國蓋不軌不物謂之亂政政既亂矣其能久乎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李曰蓋是時親迎之禮廢故詩人陳古人親迎之禮以刺之俟我於著乎而著門屏間也漢地理志舉此句顏師古曰著地名也濟南郡有著縣亦不必如此說下章言俟我於庭乎而俟我於堂乎而皆非地名則上章亦不得謂之地名也當作門屏間說俟我於著乎而蓋謂男子親迎俟女子於門屏間我蓋指女子也**丰**之詩曰子之昌兮俟我乎

堂兮皆是言其親迎也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蓋言男子親迎既俟女於門屏間又揖我於庭揖我於堂導之而出女子見其衣冠之飾充耳以素為懸瑱而飾之以瓊尚飾也魯女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紬懸瑱之物以五色為之玄者色之尊也據此詩言素青黃者即此所謂紬也瓊英者瓊華瓊瑩之類也**毛氏**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三章言人君親迎詩中本無此意故鄭氏王氏皆不從其說鄭氏謂三章具述人臣親迎之禮**王氏**又謂仁以親之義以帥之信以成之夫道也以充耳之素配義以充耳之青配仁以

充耳之黃配信此皆強生分別異於毛氏者無幾皆所不取也

論曰周易咸卦充上艮下彖曰止而悅取女吉也恒卦震上巽下彖曰雷風相與蓋長久之象也是以禮有親迎御輪三周所以下女也道先乘車婦車從之所以反尊卑之正也凡此皆是聖人禮法之所存不可亂也禮惟天子不親迎蓋以天子之尊無二上故其逆后以三公逆之春秋書王使劉夏逆王后于齊非譏其不親迎也譏其不使三公而使士往也自諸侯以下皆有親迎之禮春秋書公如齊逆女非譏其親迎也譏其取離女也其餘

諸侯使人逆女皆書之，且不如是無以正夫婦之始也始輕之則其終也必不正矣故詩人刺之曰時不親迎也然當是之時親迎之禮廢詩人猶以為刺是猶知有親迎也降及叔世不知親迎為何如其禮之廢不知幾年矣而恬不之怪則知後世之不如古也宜矣

黃曰昏姻之道闕而親迎之禮不行故詩人陳古義以刺今也俟我於著乎而漢地理志舉此句顏師古曰著地名也濟南郡有著縣然下文曰庭曰堂則著當如先儒曰門屏之間也充耳謂瑱以瓊玉爲之以素青黃三色之絲爲紘以垂之尚飾也

親迎之服如此今不復見矣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

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兮在我闈兮

履我發兮

李曰君臣得其道則淫奔之俗止如文王之化故

野有死麕之詩猶惡無禮其次如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故蝮蝮之詩國人皆不齒其淫奔之俗今也齊之君臣既失其道此淫奔之風所以靡然而莫之遏止也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東

方之日毛鄭皆以喻君毛氏謂日出東方人君明

盛鄭氏以謂日在東方其明未融喻君不明東方

之月毛鄭皆以喻臣毛氏謂月盛於東方鄭氏謂

月在東方亦言不明如鄭氏之說固非矣毛氏之

說雖無害然未盡詩人之意惟程氏之說最為分

明條暢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

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俗詩人以東方

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東方之日蓋言日出當明

而被姝美之人在我室所以在我室者履我即而

來也即就也謂行迹履我迹而來奔也東方之月

者言月出亦當明照而被姝美之人在我門內所

以在我門內者履我發而來也發行履步行步而來奔也此皆言其淫奔之狀歐陽氏既不取毛鄭之說而又以日月喻顏色之美也亦不必如此分別履毛氏以為有禮也在我室兮者鄭氏以禮而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皆非詩人之意

黃曰文王正信之教興則人知淫奔之可惡衛文公以道化民則人知淫奔之可恥今也齊之君臣既失其道則淫奔之風其能禁乎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觀桑中之詩則知衛之所以亡觀東方之詩則知齊之所以亡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

氏不能掌其職焉

東方未明顯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俱具反不能展夜不夙則莫

李曰興起也朝廷之起居或失之早或失之晚皆無節度人君之號令不以其時所以至於此者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故也挈壺漏刻也壺盛水器也謂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東方未明顯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東方未明羣臣促遽顛倒衣裳而著

之所以顛倒其衣裳者以其君所來而召之也東方未明未是入朝之時羣臣入朝辨色始入今未當入朝之時則可徐徐也而乃顛倒遑遽如此失之太早可知晞毛氏曰明之始升也今亦召也折柳樊圃狂夫瞿瞿者柳柔脆之木也樊藩也樹菜蔬曰圃瞿瞿毛氏曰顧禮義則瞿瞿毛氏為有兩句以禮記考之則毛氏所說蟋蟀之詩近之矣此狂夫瞿瞿毛氏則以為無守貌蓋謂折柳不足以為藩亦猶狂夫為挈壺無守而不任職則是以兩句分而為之兩說王氏則謂折柳樊圃則其於限禁也不足賴矣狂夫瞿瞿則其於守視也不足任

矣王氏之說亦與毛氏之說相似蘇氏曰為藩以禦狂夫豈不知柳之不可用哉無其備而不得已也此無節之過也此雖以兩句而合為一說不如程氏之說曰折柳以藩圃狂夫瞿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如此此說盡之矣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也夫觀人之政者一見其失則逆料其餘也以東方未明之時觀之其無節如此其餘可知也夫迷者不辨東西聾者不知聲音君臣上下不知興居之節則其在朝者皆如迷聾而不知如在夢寐之中失之早晚而

朝廷不知以見紂之將亡也不能辰夜而失之早晚有以見齊之無政也若宣王庭燎之詩首章則言夜如何其夜未央卒章則言夜如何其夜向晨則入朝之時也其夜未央則太早矣亦與東方未明之詩同類予曰不然也蓋宣王之時勤於政事故夜未央而設庭燎皆其勤之過也此詩則知失之太早非其勤也乃無意於為政或早起或晏興其錯亂若此是與庭燎異矣

黃曰若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當刺挈壺氏不當刺朝廷若朝廷興居無節則當刺朝廷不當刺挈壺氏今詩人兩責之者蓋詩人微其意以責其臣

而作序者原其本以責君也或曰夜未央而設庭燎詩人之箴箴其失也其亦與此詩同意乎曰宣王以勤而過此詩以慢而過其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此非勤之罪而慢之罪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南山崔崔

子雖反

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

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

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反其

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

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

曷又極止

李曰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崔
 崔高大也綏綏匹行也所謂有狐綏綏者是也南
 山崔崔雄狐綏綏言人君尊嚴當如南山而仰之
 高大乃如雄狐之匹行也孔氏曰雄當配雌理當
 然也今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
 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此非也雄狐亦如
 雄雉于飛言鳥獸之雄也惟雌之匹而無別也魯
 道有蕩齊子由歸蕩平易也齊子魯桓公夫人文
 姜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蓋言魯道平易齊女
 既由此道而歸於魯何乃又思襄公而為淫污之

行乎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綏
 喻襄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歐陽公
 曰詩人之意必不如此王氏曰言匹之尤不當也
 今且從王氏之說魯道有蕩齊子庸止者言文姜
 既用此道以嫁於魯何又從襄公以為淫污之行
 乎庸用也用此道以嫁於魯也藝麻如之何衡從
 其畝衡古橫字也藝樹也樹麻者必東西踐躡其
 畝亦猶娶妻必告父母以娶於齊也曷為使窮極
 其姦以至是哉鞠窮也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者
 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娶妻必用媒既而得之矣其
 禮如是之重曷為使極其姦以至於此哉極至也

後兩章蓋譏齊襄公魯桓公齊襄失為兄之道魯桓失為夫之道皆所當譏也

黃講同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莠音驕驕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未反婉兮變兮總角

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未反婉兮變兮總角非古患反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李曰此詩言齊襄公有求諸侯求大功之意不先修德而無禮義是猶不耕而求穫無是理也夫不耕而穫雖心有所求望者切徒勞其志耳故曰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甫田大田也無田甫

田者言無得田此大田也田此大田而力不及則其莠驕驕然無思遠人者言無得思遠人也思遠人而德不及是徒勞耳驕驕徐氏曰柔且茂也桀桀徐曰強立也怛怛怛皆是心之勞也婉兮變兮總角兮上二章既言所以求之者非其道此章又言所以得之道也婉兮變兮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亦猶所謂總角之晏也巾童稚也突方言曰凡卒相見謂之突是忽然之意也弁周禮掌冠冕者也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也此章言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而弁者豈其求之哉理之自然也亦猶修其德而諸侯至豈待求之哉

不待求而自至也。蘇氏曰：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任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謂人重而物輕。夫湯之興也，諸侯歸者三千，武王之興也，諸侯歸者八百，豈湯武驅而使歸哉？亦曰積行累功，其有自矣。故不求而自至也。如齊之桓公、晉之文公，其行事雖不及於湯武，遠甚，然能假仁義而行，至於召陵之盟、城濮之戰，亦能會諸侯以成伯功。若夫宋襄公，且異於是。

矣。其假仁義則不及於威公，而又執滕子嬰齊圍曹，伐鄭，其虐如此。雖不鼓不成列，天下其誰與之？宋襄公者可謂志大心勞，不修德而求諸侯矣。況為齊襄公者，何人哉？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其惡不容於天地之間。又且志大心勞，雖欲驅諸侯而從之，諸侯誰肯從之哉？

黃曰：詳味此詩，如孟子告齊王之意。齊王言將以求吾所大欲，而孟子曰：王之所大欲，可知矣。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歟？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也。以若所為求，若

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至於終而又告以發政施仁孰能禦之之說夫齊王之欲求所大欲即齊襄公之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之意也末一章即孟子發政施仁之說以是求之則詩人之意明矣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鬢音權盧重鉞

梅音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李曰刺荒者以襄公好田獵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是也**爾雅**曰噍謂之畢**郭璞**曰掩兔之畢

或呼為噍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以其形似畢星也弋繳射也此詩蓋言襄公好田獵而民事廢百姓憂苦之故陳古者田獵百姓樂之以風刺其時也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也**戰國策**曰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令令**毛氏**曰纓環聲其字或從金從令**說文**作從金從令捷也按下文言重環重鉞則此章令令當從**毛氏**作纓環聲重環子母環也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鬢**毛氏**以為好貌**爾雅**曰鬢好也**毛氏**以為好則近之矣**鄭氏**以鬢當作權衡之權蓋**鄭氏**喜於改字不敢信也鉞一環貫二環也謂一大環貫二小環

也。《說文》曰：強力也。上章言美且仁，美且鬯。下章言德為強力，其文不相稱，當從《毛氏》以為多才。此詩三章皆言古者之君田獵以時，故百姓聞其田犬令令之聲，相與稱其人美且好，而且仁美好，而且鬯美好，而且德也。《還》之詩曰：揖我謂我儂，今揖我謂我好，今揖我謂我臧。今是自以為好，也有識者觀之，以為荒而乃自以為好，何足取哉。惟此百姓樂之，以其施愛之及民也深矣。夫田獵之事而百姓皆樂之，是必有所自。《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無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

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夫聞車馬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則是聞令令之聲而稱美之也。如《騶虞》詩曰：蒐田以時，《車攻》詩曰：因田獵而選車徒，以田獵之事而民樂之，必稱美以為詩。則知當時之民稱美之，亦必如此。詩之所謂也。昔漢武帝好為微行，馳射鹿豕，狐兔熊羆，馳騫禾稼，稻梁之地，民皆號呼罵詈。夫民之號呼罵詈如此，則知其聞車馬之音，而舉疾首蹙頰者，必矣。然則古之

人君田獵皆同於民之憂樂後之為君可不慎哉
黃曰古之人君與民同其憂而後與民同其樂田
 獵之是好而民事之不修豈與民同憂樂之意故
 盧令一詩言古之人君田獵而民樂之之意夫田
 獵之美而民樂之者與民同其樂也七月之詩言
 獻豸于公而斯民有愛上之心車攻之詩言四牡
 龐龐而斯民有欣欣然之辭蓋后稷先公在於稼
 穡宣王在修政事豈若襄公之畢弋而不修民事
 者哉噫田獵一耳不與民同樂則蹙頞而相告與
 民同樂則欣欣有喜色詩人所以風襄公者亦孟
 子告齊宣之意歟戰國策曰盧駿犬也

敝笱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
 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音房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
 梁其魚魴音房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
 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李曰蓋言桓公之孱弱不能制其文姜使至淫亂
 在魯則其君為齊所殺在齊則襄公播其惡於民
 而卒亦不免此其為二國患也笱捕魚器也鰈毛
 氏以為大魚鄭氏以為小魚以為大魚者蓋據孔
 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則是鰈
 魚大魚也歐陽氏曰毛氏以為大魚不無所據鄭

四百十六
氏卜文以為小魚其得失不較可知敝筭在梁其魚魴
鰈者蓋言敝敗之筭在於魚梁而魚乃是大魚非
敝筭之所能制敝筭則譬桓公之微弱魴鰈則譬
文姜之勢盛敝筭之不制魴鰈亦猶桓公之不能
制文姜也魴鰈毛氏以為大魚鄭氏以為弱鱗陸
機注云魴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
網魚得魴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
之魴或謂之鱮幽州人鴉鷄或謂之胡鱮惟其肥
而大則知為大魚也唯唯出入不制也如雲毛
氏曰盛也其說得之矣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蓋言
齊子之嫁於魯從之盛者如此恣行而無忌憚也

如雨毛氏以為多也如水毛氏以為眾也如雲如
雨如水皆一意也鄭氏以如雲為如雲之行順風
耳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如水為
水之性可停可行其說不如毛氏簡而當也言魯
桓公之從文姜如雲之從風如雨之從天如水之
就下王氏則以泛字為從字皆不足取陸農師則
曰其從如雲無定從風而已雲合而為雨故以雨
繼之雨降而成水故以水繼之皆是屋上架屋也
論曰在易之恒卦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
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
也夫君之為國也威令所施當及於一國乃近不

行於室家惟婦人是從豈不凶哉春秋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夫春秋未嘗書與書與而不書及者以見文姜之與公仇也使其書及則是桓公及之以行文姜適從之爾知春秋書與之意則知敝笱之刺文姜也

黃講同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載驅薄薄簟第朱鞞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

濟濟上聲垂轡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

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旁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

滔滔行人儻儻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李曰通道大都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而襄

公於此為淫亂之行則其無恥甚矣載驅薄薄疾

驅之聲也簟第朱鞞毛氏曰簟方文席也第車之

蔽曰第諸侯之路車有朱鞞之質而羽飾孔氏曰

用竹為席其文必方第車之後席名也此詩曰簟

第朱鞞則明其以簟為蔽亦通為席也蓋言齊襄

公疾驅其車於通道大都有簟以為第蔽又有朱

色之革為車之飾言盛其衣服如此而來與文姜

會也魯道有蕩齊子發夕蕩平也言魯國之道平

蕩而齊子發夕者從夕發而至旦也四驪濟濟垂

轡灑灑驪馬黑色或曰鐵也四驪濟濟然而美也

垂轡瀟瀟然而衆也是皆盛其車服也魯道有蕩
齊子豈弟毛氏曰豈弟樂易也歐陽曰安然樂易
而無慚愧之色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彭彭多也
言行人之多如此以見其無恥也翱翔猶彷徨翱
翔遊教皆是安行無禮而無恥也滔滔說文曰水
漫而流貌瀟瀟衆貌汶水出萊蕪縣西南至東平
壽張入濟

論曰春秋莊公二年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
年書夫人享齊侯于祝丘曰會曰享雖其為姦猶
有會享之名至於五年書夫人姜氏如齊師以師
旅所在而夫人往淫之是為無恥之甚也詩言行

人儻儻疾驅於通道大都則與春秋如齊師同也
楊國忠與虢夫人通頗為人知不恥每入謁並驅
道中從監侍姆百有餘騎炬密如晝夫楊國忠於
虢國夫人亦猶齊襄之於文姜也並馳道中即所
謂通道大都也夫為惡於隱微之中猶有避諱之
心然至於通道大都則其無恥甚矣為人而至於
如此則不可救藥然則為善者當謹於微可也

黃講同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
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
子焉

猗嗟昌兮頌音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

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

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食亦反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

李曰

禮記曰婦人從夫者也夫死從子桓公既卒

莊公當以禮防閑其母今也不然徒有威儀技藝

若詩所謂美目揚兮美目清兮清揚婉兮所謂威

儀也射則臧兮射則貫兮所謂技藝也徒有威儀

技藝而不能防閑其母失人子之道是其大節既

失則區區於小技何足道哉此詩所以刺之也攷

之春秋桓公十八年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雖以

譏文姜之淫亦以桓公失為夫之道也莊公二年書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書夫人姜氏享齊侯于

祝丘五年書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雖以譏

文姜之淫亦皆以譏莊公失為子之道也人以謂

齊侯之子者若所謂微舒似女亦似公之說也猗

嗟昌兮猗嗟歎辭也昌盛也所謂子之昌兮頌長貌

之類皆是歎辭也昌頌是也抑若揚兮毛氏曰抑美色

也所謂頌人頌頌是也抑若揚兮毛氏曰抑美色

揚廣揚也孔曰揚是頌之別名言其頌之美也美

目揚兮言其好目揚眉也凡此皆是面貌之美也

巧趨蹌兮言其巧為步趨而蹌蹌然又曲禮云蹌蹌者巧趨之貌也射則臧兮臧善也猗嗟名兮美目清兮目上為名目下為清言其目上之名目下之清皆美也儀既成兮成備也言其威儀之全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言終日射侯不出於正之內正侯中所射處也周官射人氏曰諸侯三正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外體直則能至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也展誠也誠是我之甥也姊妹之子曰甥鄭氏曰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

猗嗟變兮變壯好貌清揚婉兮言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也舞則選兮選者謂於倫等最上也貫毛氏以為中鄭氏以為習當從毛氏之說大射禮曰不貫不釋言不中鵠則不憚選也四矢反兮反復也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也以言其善射也所貴乎射者所以禦亂也今也文姜之淫莊公不能制徒知射之能禦亂而不知所以禦亂此詩與大叔于田詩相類猗嗟則惟言其威儀之美技藝之習大叔于田則惟言其射御之精若大叔于田之詩以將叔無狃戒其傷女二句是可以見其不義得眾此詩則言展我甥兮以禦亂兮可以見其

失人子之道學詩者於此反覆求詩之意則可以
言詩矣夫射者固所當習然而非所貴也大宰問
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
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
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宰曰子云
吾不試故藝夫使聖人而為多能不害其為聖常
人有多能而無其本則不過為鄙事爾子曰志於
道據於德依於仁本也遊於藝末也君子以道德
仁為本以藝則遊之而已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
其本非孔子之意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
嗟之刺昭公習儀以亟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

子振

善修容儀外車正立不內顧不疾一

制趙氏之橫雖多材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黃曰

趙氏春秋曰或曰子何以制母乎曰夫死從

子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也風教之本也不能
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其父誠敬以
事其母夫人能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君之威命
不行而誠敬不至耳噫凱風之孝子能安其母欲
嫁之心而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如齊之惡詩人之
刺也固宜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一 後學成德校訂

通志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二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國風

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音隘於解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
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棘之
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
是以為刺

李曰此詩蓋言魏地窄狹故其耕作無所衣食不
足其民巧於趨利其君儉嗇而吝於財褊急而至
於保不能以德化民所以風俗之敗如此也糾糾
葛屨可以履霜糾糾毛氏曰猶繚繚也王氏曰糾

糾者糾之又糾而不棄也程氏言其固也程說與王相似當從毛氏禮夏葛屨冬皮屨履霜冬月之時也冬月當用皮屨今乃以葛屨而履霜蓋以見其非時也葛屨非所以履霜非嗇而何摻摻之女手而縫男子之下服摻摻猶織也說文作撮言好手貌裳男子之下服也以摻摻之女手而縫男子之下服非所以當然也禮婦人始嫁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今女子始嫁而趨婦功可謂趨利矣要之褌之好人服之蓋言婦人之事也士喪禮曰左執領右執要蓋衣之要也說文曰褌衣領也皆是衣之上也有好人之所事而乃使之縫裳非其

宜矣提毛氏云安諦也爾雅曰提提安也言好人之容貌安徐也宛辟貌始至門夫揖而入讓而辟者必左不敢當尊故宛然左辟也象掃摘髮也佩其象掃所以為飾也此言其威儀如此使之非禮也所以使之者惟是君之褊心不能以德教使之耳故時人刺之也蘇曰君子之為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將安用之乎婦人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為婦也將安使之乎此言為善

論曰衛人逆新婦婦上車問驂馬何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咎服將下車戒送母曰滅

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婦人始至而出言如此況始嫁而使之縫裳非所當然者奢者則不計財之有無而用之僭上有所不當為而為之也儉則計厚薄失之偏下有所當為而不為之也奢儉雖殊而過中則一此所以刺之也

黃曰天下之事惟其中節而已苟不中節則美猶惡也仁非不美而流於姑息則不足以為仁敬非不美而流於足恭則不足以為敬智非不美而流於鑿則不足以為智信非不美而流於固則不足以為信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非不美也然

儉而流於嗇則不中節矣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禹之儉儉而中節者也以葛屨而履霜以女子而縫裳豈不過甚矣哉蘇頌濱曰葛屨而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之乎婦人之未廟見而使之縫裳及其為婦也將安使之乎此言得之也

汾扶云反沮子預反如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彼汾沮如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毛詩李黃集解卷十一

三

通志堂

李曰此詩言其君能節儉而且勤勤且儉非可刺也但刺其勤儉之過不中乎禮故曰刺不得禮也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汙說文曰汾出乎太原晉州縣西南入河沮洳潤濕之地也莫菜也草木䟽曰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始生可以為羹言采其莫言我也言於彼潤濕之地采其莫以為菜也程氏曰汾沮洳所謂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亦棄之不采其君采之言其儉嗇太過此說是也彼其之子美無度言是子也其美德信無度無度者言不可以尺寸量也但殊異乎公路而已程氏云衆人棄之如此而彼其之子

美愛之無度亦不必如此說公路當從注家說下章言公行公族皆是晉官名宣公二年左傳曰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以公族公行觀之則公路亦是官名也王氏以公路為道以公行為人君之行程氏亦與氏相似但其說公族不同耳以此知公路當從家說言公路公族公行之尚不為此則君之不為可知矣今乃為公路公族公行之所不為者其可知一方一曲王氏謂沮洳則以託言其卑一

則以託言其遠一曲則以託言其不正皆鑿說
 美如英萬人為英言其美如萬人之英也蕒菜
 水蔦也孔氏則別爾雅以為牛脣草木疏曰今澤
瀉也陳翦注本草烏蕒菜生於水中故謂之水蔦
 且澤瀉與此異疑非澤瀉也美如玉言其美德
 玉也此詩言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言勤儉之德
 非不美也但不可過中也書稱禹之德曰克勤于
邦克儉于家禹固嘗勤儉書以為美魏君之勤
而詩乃以為刺者蓋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
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
而盡力乎溝洫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所謂儉

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盡力乎溝洫所謂儉而
 中禮也使魏君如禹之勤儉中禮無汾沮洳之刺
 矣墨氏之學本於禹者也其曰昔者禹之堙洪水
 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
 者無數禹親自操築甬而決濬天下之川則股無
 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人也而
 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墨者以喪褐為衣以跋
 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是非禹
 之道也不足謂墨墨氏之言如此以喪褐為衣是
 其儉也日夜不休是其勤也然徒能從禹之勤儉
 而不知儉不中禮此墨氏所以為異端之學知墨

氏所以為異端之學則知魏君之可刺也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夫奢則不遜儉則固是儉猶愈於奢也則知魏之儉猶勝於曹奢然自古奢侈而亡國者多矣魏君雖儉亦未免於國削以是知奢儉之名雖有差殊槩之以聖人之道皆非也

黃講同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穀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李曰

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亦猶葛屨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是也人君儉嗇而不能其民又不施德使國家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而作是詩也園有桃其實之穀鄭氏謂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王氏曰資園桃以為穀賴園棘以為食非特儉嗇而已又不能其民歐曰桃非終歲常食之物於理不通以歐氏觀之則知王鄭之說為不足取矣蘇氏曰園有桃則食桃非其園之所有則不食矣此說終不如

毛氏之說為安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穀謂國有民得其力毛氏之意蓋謂園有桃可取以食國有民反不能使之以道至使過為儉嗇乎下言園有棘其實之食亦是此意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言大夫之憂歌謠以寫其憂曲合樂為歌徒歌為謠聊以行國亦是駕言出遊之意說者謂歌謠以告人豈有君過而以告人乎聊以行國謂觀侵地之多少亦是附會國小而迫而為之說爾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言不我知者則以我為驕也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此說是也鄭氏以士為事業之事言我於君事驕逸亦不必如此說我士指

憂國者彼人是哉以我士為驕而以彼人君所為為是也子曰何其子之所謂何哉疑大夫之辭也故傷其世既以彼人君為是莫知我之憂也我心之憂世之莫知我者蓋亦勿思也蘇氏曰人之不知其非也蓋亦喜其可喜而未思其不可也思之則其不可見矣此說是也鄭氏曰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此說不如蘇氏為優罔極不中也言反以我為不中也孟子曰輕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重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夫賦稅之法雖堯舜而不能免也惟夷貉之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

王相註
毛詩卷之二十三
四十一
飡無百官有司故其稅賦爲輕也若然者豈堯舜
之愛民不如夷貊乎當深求其所以然也魏國之
君不能以先王之道取民乃過自儉嗇其大貊小
貊乎儉不能取於民是所謂過乎中者也其儉則
必有類於墨氏則其取於民則必有類於大貊小
貊此非先王之中道也許行之與民並耕而食原
其意非不美也而孟子乃闢之者亦非先王之中
道也周室衰先王之道不明矣故不失之厚則失
之薄如園有桃詩則是大貊小貊也如碩鼠之詩
則是大桀小桀也其輕重失中如此皆是堯舜之
罪人也

黃曰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
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
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以自養也烏得賢
觀此則知魏君之治近於許行而欲爲大貊小貊
也樊遲請學稼學圃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
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爲魏君者其亦知此理哉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
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
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

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弃陟彼岡兮瞻望
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
死

李曰此詩言魏侵於大國是以日削又為大國所
役故其民之父母兄弟妻子莫不離散故作此詩
以序其思念之情陟彼岵兮山無草木曰岵瞻望
父兮言登彼岵山以遙望其父所居之處也父曰
嗟予子之行役蘇曰孝子登高山以望其父而不
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此說是也夙夜無已
尚慎旃哉猶來無止者父之告戒其子以謂汝當
勤行王事夙夜無有休息又當戒慎故曰夙夜無

已尚慎旃哉猶來無止旃之也上即與尚父之尚
字同言尚慎之哉庶幾再來而無止也孔氏曰可
往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
深戒之非也按左傳莊九年師及齊師戰于乾時
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
避于下道是以皆止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
韓原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景
古者見獲於敵皆謂之止此言猶來無止者冀其
來歸無為敵所獲也陟彼岵兮瞻望母兮山有草
木曰岵言陟彼岵山以望其母而念其將行之戒
故曰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尚慎旃哉猶來

無弃者母之戒其子嗟予季子之行役言夙夜無寐尚戒之哉庶幾其歸而無自弃也陟彼岡兮山脊曰岡夙夜必偕者毛氏曰偕俱也言夙夜必與事俱也亦是勤於王事之意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此說非也無死亦是上章無止無弃之意爾雅曰山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毛氏則謂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王氏則從爾雅之說以謂初曰陟彼岵兮以草木蔽障害於瞻望父兄也故中曰陟彼屺兮以屺瞻望有所不見也卒曰陟岡今且從爾雅之說蓋所思漸極則所登漸高期於瞻望可及也夫孝子者一出言不敢

四

毛詩卷之四

六

栢臣

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夫遠遊猶且不可又況從於征役之間乎然其事出於不得已者故其思念之情深切如此唐狄仁傑授邠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顧見白雲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方得去則知登山之望親者古人之情也況於征役之時而其歸未可知則思望之情猶為可哀也黃曰孝子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雖在征役之中而思念父母之情不能自己登高望遠思其教戒之勤而自謹其身其孝何如哉狄仁傑登太行山而望白雲亦陟岵之意也仁

通志堂

十

通志堂

傑惟能孝於事親故能忠於事君學者於詩而三復之則知其所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矣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

桑者泄泄反以世兮行與子逝兮

李曰此詩言小民無所居孔氏曰土地陜隘不足

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古者一夫皆百畝孟

子曰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司馬曰百畝為夫是

一夫皆百畝也今也土地日削一夫百畝百步為

畝十畝千步也其陜隘如此詩人所以刺之也十

畝之間桑者閑閑毛氏謂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泄

泄毛氏以謂多人之貌然未見有所據也蘇氏則

以謂十畝之間桑者閑閑其可樂也泄泄閑貌王

氏則以閑閑為暇而不遽以泄泄為舒而不迫則

是閑閑泄泄又以為閑暇之貌然以此詩觀之當

從王蘇之說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言十畝之

間民無所桑但閑暇而已行與子還兮孔氏曰行

與子俱迴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此說非也

據下章言行與子逝兮是與逝而之他也則還亦

是逝意還歸也言與子歸他邦也言十畝之間桑

者無所桑徒然閑暇故欲適之他邦來寬閑之地

以居爾蘇氏曰國削則民逝矣未有地亡而民存

者也且雖小國豈有一夫十畝尚可以為民者哉
 遂以此詩為君子不樂仕於其朝之詩也觀詩者
 當觀其大意若泥於文字之間則拘矣如詩中言
 其多則曰則百斯男豈文王果有百男乎言其少
 則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豈周果無遺民乎言其
 廣則曰日辟國百里豈有一日而能闢百里乎言
 其窄則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豈有如是之窄乎
 一夫十畝亦是此類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蓋謂此也

黃曰說者謂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
 閑閑然削小之甚然此詩之意但言其國之侵削

耳非謂其果止十畝不然則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是果無遺民矣學者當於言外之意求之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音桓
 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
 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
 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
 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
 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

四百七
今不素餐兮

李曰此詩言坎坎伐檀之聲也河干干涯也風行吹水成文不絕曰漣猗歎辭也此言伐檀以為車寘於河之涯河非置車之所是言其難也然河水本不清今乃俟其河之清是又其難也但此詩之意言君子進仕為尤難也歐陽氏曰詩初無俟清當從毛氏說伐輻伐輪亦只是伐木為車而寘於河之側河之濬濬亦是水涯也清且直淪爾雅曰直波為涇小波為淪清且直是直波也清且淪是小波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蓋言君子之仕進如其難而至於小人則其易如此不稼不穡而有禾三百廩不狩不獵胡瞻爾庭則其所縣者乃貍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廩一夫所居曰廩三百廩是三百夫之廩舍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貍是貉子也三百億十萬曰億特獸三歲曰特三百困圓倉曰困鶉鳥名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彼小人無功而受祿如此言君子之仕未嘗素餐而譏小人之素餐也熟食曰餐公孫丑問曰詩云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

瞻爾庭有縣貍兮蓋言君子之仕進如其難而至於小人則其易如此不稼不穡而有禾三百廩不狩不獵胡瞻爾庭則其所縣者乃貍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廩一夫所居曰廩三百廩是三百夫之廩舍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貍是貉子也三百億十萬曰億特獸三歲曰特三百困圓倉曰困鶉鳥名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彼小人無功而受祿如此言君子之仕未嘗素餐而譏小人之素餐也熟食曰餐公孫丑問曰詩云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

大於是言君子之居是國也其食祿也豈必稼穡而後取禾豈必狩獵而後有縣貍哉蓋以其君既有安富尊榮之效其子弟又有孝悌忠信之風則雖未嘗耕獵而不為素餐也小人之於國也其食祿也無補於事而乃害國亡家坐享收取禾貍特鶉之富此詩人所以譏之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夫軒君子所乘也而使鶴乘之所以有滅亡之禍曹共公即位而乘軒者三百人晉文公責之奏狀蔑如也遂有見執之辱見僖二十八年奏狀本作獻狀此二者類也以無功小人而使之乘軒其為祿則一也由此觀之人君用人其可不慎擇之哉

黃曰食君之祿不任君之事者謂之素餐非不耕而徒食也此詩所謂不稼不穡不狩不獵者特言其無功而食人之祿耳故此詩言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其功因取物理之倒置者言之坎坎伐檀反寘之河之干而不稼不穡不狩不獵反有禾貍特鶉之富其文意詳復而易明不必以艱深而求之也舉公孫丑問見李講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

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
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李曰此詩言蠶食於民者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
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蓋言魏君重斂而漸漸以
賦斂苦其民也左傳曰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
性貪而畏人故晝伏而夜動魏君之貪如此其行
虐政也惟恐斯民之不從故漸漸為之食今國人
刺之詩序既以蠶食又以鼠畏人形容其政遐想
當時之民蓋不勝其困矣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碩
鼠大鼠也即序所謂若大鼠或者以謂爾雅曰於

鼠屬有鼯鼠其文從鼠從石陸氏曰今河東有大
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逐
之則入樹空中故孔氏以為碩鼠非爾雅所謂鼯
鼠當如陸氏言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麥者猶言魏
君魏君無重斂我財也貫毛曰我事女三歲矣古
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此說非也豈有魏國
之民方事君三歲乎或者又謂三歲貫女以貫當
作戶貫之貫此說亦非也如此則民之來親魏國
方得三年乎貫作習貫之貫言魏國重斂三歲矣
貫習女之虐政未嘗有恩澤莫我肯顧莫我肯德
言未嘗有德於我也莫我肯勞言未嘗勞徠我也

逝將去女逝往也言我往舍女而適彼安樂之士
 爰得我所言舍此重斂之國而適彼有道之邦我
 既適彼有道之邦則得我所宜矣故曰爰得我所
 爰得我直是亦適有道之邦而得其正道也誰之
 永號永注家作詠字只當作永字讀其意蓋言既
 往適彼樂國之郊誰復往而長號乎蘇氏曰欲適
 樂郊而不可得故曰誰為樂郊可長號而求之哉
 亦不必如此說

論曰古人嘗謂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民財而不
 知輕斂之得民財也重斂則民貧民貧則舍而之
 他則國愈貧矣輕斂則民富民富則遠方之民皆

竭蹶而歸之民歸之多則國愈富矣是以為人君
 者當以人民為一家君如父民如子未嘗有子富
 而父貧者君民之分既如父子則安有翻然而去
 也今也君既不恤其民而重斂之剥民之肌膚竭
 民之骨髓民方且指其君以為碩鼠尚何以使民
 愛戴其上哉然而指其君以為碩鼠似亦太過孔
 子刪詩乃不去而存之者蓋以為萬世之勸戒也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
 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

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見襄公十四年而

師曠之言乃如此蓋所以勸戒其君也碩鼠之詩

正得此意學者當深思之

黃講同

黃氏總論曰魏詩七篇言其君儉嗇褊急其君儉

以能勤大夫憂其君皆莫知其為何君也蓋下序

必本於上序上序特言其褊而不言其何君之褊

特言刺儉而不言其何君之儉特言刺時而不言

何君之時則下序亦莫得而知直曰其君而已夫

以國人而目其君以碩鼠可乎君雖重斂猶吾君

也而國人以碩鼠喻之是無君也孔子刪詩而不

言何哉意者伐檀一詩刺在位貪鄙則碩鼠一詩

亦未必非刺在位要之在位者如此而民至於無

告訴則其君可知孔子存之以為後世戒昔師曠

侍晉侯云云見李講夫衛人出其君雖衛君之罪

而國人亦不能無罪師曠之意特因以為戒耳孔

子刪詩而以碩鼠附於魏風之末所以為後世戒哉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國風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

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

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

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惱吐乃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李曰此詩蓋言僖公過儉而不中禮欲其及時即詩所謂蟋蟀在堂是也以禮自虞樂即詩所謂好樂無荒是也此晉僖公之詩而序以謂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也**鄭**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於子燮改為晉侯按漢地理志云中山

國唐縣張晏曰堯為唐侯國於此河東郡平陽縣應劭曰堯都也太原晉陽縣注云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地去晉四百里顏師古曰瓚說是也本其風俗所憂之事遠儉而中禮有堯之遺風是以謂之唐國風也後左傳季札觀周樂歌唐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班孟堅曰河東之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詩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皆謂此也說文曰蟋蟀蝥也今之促織也春初生至夏鳴歲寒則入蟋蟀

在堂則歲又將莫矣我不為樂恐日月過亦可惜也故曰蟋蟀在堂歲聿云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逝往也邁行也役車其休亦是歲莫之時也愒過也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鄭謂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為節也此說非也詩人之意但謂無自太康亦當思其所居之事然而好樂苟能無荒雖曰好樂夫何不可瞿瞿顧禮義也良士瞿瞿言當如良士瞿瞿然顧禮義也職思其外當職思其國外之事也職思其憂當職思其所憂之事也蹶蹶休美也皆言好樂苟能無荒所以為良士之敏也好樂無荒鄭以此詩多以為農功畢十二月

當復命農計耦耕事觀此詩本無農功意歐亦非之矣今不復云李斯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麤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釶雖監門之養不彀於此矣凡此皆是過言堯之儉使果如此則是不得禮矣豈有遺風猶能用禮而堯乃過儉乎柳子厚作晉問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土釶采椽之度故人至於今儉嗇有溫恭克遜之德故人至於今善遜此蓋未嘗深攷此詩而過信李斯之言也楊龜山曰國君儉不中禮而國之風俗乃能用

禮歟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不亦異乎夫晉之為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閱其君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刺之可謂憂深思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未亡也及曲沃強盛國人將叛而歸之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此說得之矣

黃講同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是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李曰人君所以正其國者惟修道而已能修道以正其國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哉惟其不能所以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有財不能用即詩所謂衣裳車馬酒食之類

是也有鐘鼓不能自樂即詩所謂子有鍾鼓弗鼓
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洒埽即詩所謂子有廷內
弗洒弗埽是也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自樂有
朝廷不能洒埽則政荒可知矣政之荒此民所以
散而終以危亡也危亡之兆既見而四鄰謀取其
國家而不自知以見其偷生苟安也自古爲國者
深謀遠慮雖當治安之時有危亡之戒其有危亡
之機未嘗不知也晉昭公之偷生苟安如此故四
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此詩所以刺之也四鄰即
桓叔謀伐晉是也山有樞隰有榆爾雅曰樞莖也
鄭璞曰今之刺榆也榆白粉也類有十種葉皆相

似毛氏謂國君有貨財而不能如山隰不能自
用其財不必如此說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
猶人君之有衣裳車馬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孔氏
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亦猶曳也弗曳弗
婁猶無衣裳同也子有車馬弗馳弗驅亦猶無車
馬同蘇氏以謂人君有衣服車馬鐘鼓飲食不能
用譬猶山木之不采終亦腐敗摧折歸於無用而
已王氏則謂山隰有樞榆栲栳漆栗以自庇飾爲
美者而人所資賴今也有衣裳弗能曳婁有車馬
弗能馳驅有朝廷弗能洒埽有鍾鼓弗能鼓考有
酒食弗能爲樂曾山隰之不如也蘇氏以爲歸於

四百廿六
無用王氏以爲人所資賴然詩中皆無此意爾雅
曰栲名山樗郭璞曰栲似樗色小而白生山中因
名云亦類漆樹陸機疏曰山栲與下田栲略無異
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
者似誤也今此云栲者葉似櫟木皮厚數寸可爲
車輻或謂栲櫟杻攄也攄材可爲弓弩榦也栲杻
漆栗皆是上章意王氏曰樞榆栲杻宮室器械之
材而漆則可以飾器械栗則可食也曳婁其衣裳
驅馳其車馬洒埽其廷內考擊其鐘鼓則所以修
其政故以樞榆栲杻刺之亦不必如此分別此但
詩人便於押韻爾何必一一爲之說宛死貌愉樂

也言有衣裳則弗曳弗婁有車馬則弗馳弗驅一
旦宛然而死則衣服車馬將爲他人之所樂也考
擊也保安也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者言子有酒
食何不日鼓瑟而飲食也且得以喜樂己身且可
以永長此日蓋君子無故不徹琴瑟故也且以永
日正如詩所謂以永今朝孔氏曰人而無事則長
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此
言是也入室者言苟不喜樂則他人將入我室以
爲樂也抑詩曰洒埽廷內惟民之章晉昭公有朝
廷不能洒埽不足以爲民章刺之可也至於有衣
裳弗曳弗婁有車馬弗馳弗驅有鐘鼓弗鼓弗考

四百廿六
未為太過而詩人乃刺之者蘇氏曰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後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為己勞苦而不作人君治其民必先樂民之樂而後自樂其樂今晉昭公有衣裳車馬鐘鼓不能自樂其樂也夫自樂其樂尚且不能又何望其樂民之樂哉此詩所以刺之也然學詩當求其大意不可泥於章句文

字之末如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信斯言也則惑於嬖妾以廢朝政不為過矣今者不樂逝者其亡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信斯言也則肆其耽樂為長夜之飲不為子孫計者不為過矣故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黃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人君苟能修道以正其國則雖役民以築臺而猶子來以勸趨植羽以從田而猶欣欣乎有喜有材而能用有鐘鼓而能自樂有朝廷而能洒埽曰能云者有道以用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李曰左傳威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子之名子也嘉偶曰妃怨偶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公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

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正所謂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之事也仇文侯也昭公文侯之子也沃者成師桓叔也晉雖封之乃所以為禍也鄭曰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彊盛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是以水喻桓叔以石喻民其取譬為不倫歐陽已非之矣當從王蘇之說以水喻昭公以石喻桓叔言昭公微弱不能制桓叔使之得時以成其彊

盛亦猶水之揚不能流白石祇以益其鑿鑿耳鑿
鑿鮮明貌與傳所謂菜食不鑿是也皓皓潔白也
粼粼說文曰水生涯石間曰粼粼亦是上文意素
衣朱襮爾雅曰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
襪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
夫服之則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
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此所謂素衣朱襮素衣
朱繡即郊特牲所謂繡黼丹朱中衣是也民以桓
叔不得自立故具此服從桓叔於曲沃欲其并晉
國以為諸侯也子指桓叔也王氏則以朱襮朱繡
為大夫之僭禮而謂亂生於衣服之間其說為桓

叔僭為此服既是以桓叔為僭則下文從子于沃
不相貫沃即曲沃桓叔所封之地也漢地理志云
河東聞喜縣故曲沃漢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
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喜越破改曰聞喜九域志今
隆州有曲沃城鵠曲沃別邑也君子指桓叔也既
見君子云何不樂以見其得衆心也我聞有命不
敢以告人亦是言得衆心也張橫渠曰民愛桓叔
聞有叛逆之命不敢以告人以見民心之愛桓叔
其深如此夫君子之名豈易得哉桓叔之於晉蓋
將肆其篡逆之志是后羿寒浞之流也晉人善之
以為君子雖有叛逆之命猶不敢以告人桓叔何

四百廿六
子振
施而得此名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揚美
事以邀衆譽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
田氏之於齊亦猶桓叔之於晉田氏以家量貸民
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亦猶晉民以桓
叔爲君子也其後廢太子榮召公子陽生於魯而
立之公子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
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夫田氏桓叔所以至
此者惟其齊晉之君教化不行禮義不明無得民
心之道民旣無所歸而有田氏桓叔安得而不歸
之哉使齊晉之君能以義正衆使衆知義雖有不
軌之臣亦莫之從也尚肯以君子之名而歸之哉

叔于田鄭以叔段爲仁人詩不刺叔段而詩序刺
鄭伯晉人以桓叔爲君子詩不刺桓叔而詩序刺
昭公豈叔段果爲仁而桓叔果爲君子而無可刺
之迹哉蓋桓叔叔段之罪易見鄭伯昭公之惡難
知故詩推本其禍之所由起而譏之也昭公鄭伯
且刺之矣況於桓叔叔段乎

黃講同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三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

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

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

且遠條且

李曰沃之盛彊而桓叔又能修其政雖晉人亦將

叛而歸之此君子所以知其子孫必有晉國而滅

之也按左傳桓二年桓叔既與潘父比而滅昭侯

莊伯又於惠之四十五年伐翼弒昭公子孝侯翼

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莊伯又伐翼鄂侯奔隨王

毛詩集解卷十三

通志堂

了張

立其子哀侯桓公二年莊伯子武公又伐翼侯而獲之七年又誘小子侯殺之王命立其弟緡莊十六年武公遂獲晉此則桓叔子孫并有晉國之事也君子於桓叔之世遂逆料其必如此者蓋觀人之國即其微以知其著而況昭公微弱桓叔彊盛曲沃之并晉國有必然之理也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內有黑子如點今謂之椒木其木有針刺葉堅而滑澤陸機疏曰聊語助也王氏以為薄略之辭則鑿矣椒聊之實蕃衍盈升鄭曰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抔之實繁衍滿升非其常也蓋爾雅曰椒椒醜菜桃李醜核故鄭氏謂一抔之實蕃衍盈

升然而一抔不可以滿升故孔氏謂若論一樹則不止一升纔據一實則又不足滿升驗今椒實一裹之內惟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抔滿升假多為喻非實事也故知一抔比一升為小矣然亦不必泥於一升之說詩人之意椒聊之實始生蕃衍可以盈升故其久也蕃衍可知但桓叔之彊盛如此其子孫并有晉國又可知矣蕃衍盈升本草曰據古升上徑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則升小於翁然漢志又謂千二百黍為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見律歷志上則升又大於翁故陸農師謂兩手為翁兩翁為升先曰升後曰翁互相備而已詩

人之意止是言曲沃盛彊如椒之蕃衍而乃區區於升劑小大之不同亦無益之言也蘇氏曰椒之性芬烈而能奪物者也今其實蕃衍而盈升則其近之者未有不見奪者也王氏謂至治馨香能修其政則馨香上達皆不足以求詩人之意其意但以蕃衍而取喻桓叔初無奪物之意亦無馨香上達之說彼其之子指桓叔也碩大無朋鄭曰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者非也蓋碩即大也即序所謂盛彊也無朋無比也言其彊盛而無比也毛曰朋比也釋文曰比為比字必理反又必二反是又以比為朋比之比故鄭氏以為平均不朋

黨也惟歐以無比當從毛氏之說碩大且篤言其彊盛又且篤志以修其政也椒聊且遠條且毛氏曰條長也蓋椒之蕃衍日益遠以喻桓叔之子孫日彊盛也夫以曲沃之盛彊而能修其政詩人刺昭公者蓋欲昭公能修其政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好義則民莫敢不順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況於晉國之民乎惟昭公之懦弱無立德不及民而桓叔乃能修其政君子知其將并晉國昭公乃恬然不之知此詩所以譏之也夫天下之勢如持衡首重則尾輕矣昭公能修其政以成其彊盛桓叔安得彊盛乎田氏厚

施而得民心晏子之徒皆知齊之為田氏嘗謂景
 公曰陳氏厚施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
 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
 可以已之公曰善哉我不能矣見昭公十六年昭公有
 桓叔之彊盛而不之知齊有田氏之厚施知之而
 不能已知與不知雖不同而所以不能自立則一
 也此齊之所以為田氏而晉之所以并於曲沃也
 黃曰武公獲晉在莊十六年而君子於桓叔之世
 已逆知其如此者蓋觀人之國者當於其微履霜
 堅冰至則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來者漸矣田氏厚施而得民心晏子謂景

公曰田氏厚施民歸之矣公曰若之何對曰惟禮
 可以已之曰善哉吾不能之矣此皆微弱而不能
 自立之過也晉之所以為曲沃之所獲亦類是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
 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邈
 迨子兮子兮如此邈迨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
 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李曰綢繆猶纏絲蓋言束薪之狀也毛氏曰男女
 待禮而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則是以薪喻
 男女以束之者喻禮也蘇氏曰合異姓以為昏姻

言猶錯取衆薪而束之耳薪之爲物束之則合釋
之則解是以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也蘇氏
說與毛氏相似王氏說亦與此不相上下惟鄭謂
束薪於野而見天星歐氏以爲其義簡而直當從
鄭說三星在天曰參也天文志曰參謂白虎三星
故毛氏之意以謂昏姻之月自季秋盡於季春皆
可以成昏不待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昏正時
以刺之在天謂始見東方也在隅東南隅也在戶
謂正月中直戶也始見東方則十月之時在東南
隅則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中直戶則正月之時也
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故知正月中直戶明矣

必在戶爲正月則在隅爲十一月十二月在天爲
十月可知鄭曰三星謂心星鄭以仲春昏而火星
不見嫁娶之時也今已見在天非其時爾故詩人
舉其昏姻失時而刺之故曰三星在天然三星一
名大火歐以爲參星皆三星則知鄭說爲得矣以
其所見之月候嫁娶早晚爲有理此言是也若以
三星爲心星見失嫁娶之時則下文今夕何夕見
此良人文意相屬也夫仲春之月心星未見至三
月四月則見而在東方左氏曰火出於夏爲三月
見昭七年周官季春出火言三月之時已失其時矣
況於在隅在戶乎在隅則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

戶則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月令曰仲夏之月昏心中是也鄭以三星為心星則可若以心為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則其說鑿矣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張橫渠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言國亂不可得見也三星在天已非其時以相謂今三星在天之夕是何月之夕而女子見於良人非其時雖非其時然以國亂不可得見故曰如此良人何將奈之何哉子兮指娶也毛氏曰良人美室也孔氏曰小戎云厭厭良人蓋妻見此良人言女子之失時也今夕何夕見此粲者言男女之失時也不必如此說見此邂

遯王氏曰失時故思不期而會焉則邂逅者不期而會也如此粲者何國語女三為粲大夫一妻二妾故王氏曰亂甚矣雖貴者亦不得以時娶然不當泥於三女之說國語雖曰三女為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凡此皆是上文之意此詩與衛風有狐鄭風野有蔓草陳風東門之楊皆言世變多故兵饑喪亂民不安居而力不足故男女昏姻不得其時也然而陳鄭衛之詩其淫亂為多蓋當時政教不修禮義不明淫風大行此所以有相奔之俗其知以淫奔為恥兼又以喪亂之故而不得其時至於唐風則不然蓋淫泆之禍在於奢侈

唐之風俗尚儉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晉之儉雖不得先王之中制然猶以尚儉之故愈於奢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言儉雖失於中道猶愈於奢也

黃曰衛鄭陳齊之國皆有淫奔之風皆以兵饑喪亂人倫不明故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惟晉魏之國以聖人所都之地雖其習俗儉嗇隘陋而淫奔之俗不聞故綢繆一詩言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曰昏姻則是猶有昏姻之禮也聖人之風化其入人深也如此哉

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徒細反

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私敘反獨行踽踽舉音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十利反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眾眾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李曰夫欲人之親我者必有以親之也君不能親

其宗族則骨肉相與離散而不我親矣惟其骨肉

離散此君所以獨居而無兄弟之助既無兄弟此

曲沃所以得肆其吞噬之心也杖特貌杜赤棠也

爾雅曰杜赤棠郭璞曰今之杜黎也**樊光**曰赤者

為杜白者為棠陸機疏曰赤棠與白杜同但子有

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
 子澀而酢無味其葉滑滑毛氏曰枝葉不相比也
 菁菁毛氏曰葉盛也鄭曰希少貌既以滑滑為不
 相比又以菁菁為葉盛孔氏以為互相發明言葉
 雖茂盛而枝條稀疎以喻宗族雖強不相親暱也
 然按詩云其葉滑滑菁菁本無枝條稀疎之意蘇
 曰晉君遠其兄弟而親異姓喻如杖杜條榦不足
 以相扶持與毛鄭不相上下按裳裳者華其葉滑
 兮毛氏曰滑盛也菁菁者莪毛氏以為盛貌則是
 二者皆言茂盛不應以滑為枝葉不相比鄭又以
 為希少故知此當從王氏說曰杜之實不足食而

又特生然其葉滑滑然則亦能庇其本根君不能
 親其宗族骨肉離散曾杖杜之不如也王氏說蓋
 本於左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
 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為比況
 國君乎見文七年王說蓋本於此踽踽毛曰無所
 親也按孟子何為踽踽涼涼則踽踽然無所親之
 意也眾毛氏曰無所依也說文曰堅固貌骨肉
 離散君獨行而無所親豈無異姓之臣乎雖有異
 姓之臣不如我同姓之親也他人謂異姓之人也
 同父謂同姓之親也同姓謂同祖之人也既有他
 人而乃曰獨行者王氏曰言既無同父雖有他人

通志堂

通志堂

四百廿四
君侯
猶獨行也此言是也比輔也攸助也同姓之臣既
不見親異姓之臣又不肯輔君以相比故同姓之
人曰嗟乎君所與行之人嗟行之人指異姓大夫
也言汝胡不輔君以為比乎汝既見君無兄弟之
助汝何不攸助之乎同姓之臣既不見親異姓之
臣又不見輔宜乎昭公孤立無助而為曲沃所并
也棠棣詩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此蓋言兄弟相
須於急難之際同心於急難之中雖有閱牆之忿
不忘禦侮之事何者憂患同也昭公弱而有曲沃
之強曲沃又有吞食晉國之意而昭公不能親其
宗族何以禦外侮哉然昭公所以不親宗族者其

意謂吾封桓叔非不親也封之曲沃待其盛強稔
成其惡莫若與異姓之臣共事也彼豈知周公不
以管蔡之故而不封同姓哉同姓之親既已離散
異姓之臣又不忠其君此所以為曲沃所并也昔
秦始皇振長策以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踐華
為城因河為池自以為關中之固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也然而懲周之弊以小弱之故罷侯置守而
子孫亡尺寸之封終以孤立雖有至強之勢一夫
作難而七廟墮秦強如此罷侯置守猶足以亡況
昭公之微弱而又不能親其宗族是促其亡也

黃曰古之有國者必封同姓以自衛所謂宗子維

城者周以宗強是也今昭公不親其宗族其心必以為曲沃之封而反以噬晉故不若與異姓之人共事也然管蔡雖叛而周人不忘同姓不可以噎而廢食也秦始皇懲周之弱罷侯置守而子孫孤立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子孫無尺寸之地亦以骨肉離散故耳可不戒哉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音據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褰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李曰言晉國之臣既不助其君以愛恤其民此其所以可刺也祛毛氏曰祛也孔氏曰玉藻云深衣

祛尺二寸注云祛口也深衣亦云祛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是通袂皆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羔裘豹祛毛氏曰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其說謂晉在位之臣服羔裘豹祛晉人因其服舉以為喻言以羔皮為裘豹皮為祛異皮本末不同以興民欲在上憂己在上乃疾惡其民此皆強生義理毛氏於鄭羔裘檜羔裘皆直說其事未嘗以為興乃於此強為之說何也蘇曰君子處於民上猶豹祛之在羔裘耳豹雖甚貴而以羔裘為本王氏曰羔裘在位之服也祛在手操執以從事指麾以使人也羔裘而豹祛則其在位操事使人以猛而已非

恤其民者也。褻祛之末而已。羔裘而豹褻則其猛又甚矣。蘇氏之說皆有王氏之失。惟鄭氏曰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義為簡而直。歐陽取之自我人居居。毛氏曰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也。其說以謂在位者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民居居然悖惡之色不與我民相親。按爾雅曰居居究究惡也。毛說蓋本於此。竊嘗疑爾雅之文是亦詩之詁訓也。蓋其書出於漢世以居究為惡未甚顯然明白。王氏曰居居者固而不知變究究者窮而不能通其說之鑿尤甚於毛氏。張橫渠曰自我人居居自我人而晏安之

也。自我人究究言得我民而察察作威皆怨其反不恤已也。其說益迂曲而難曉。蘇曰捨羔則豹無所施而無民則君無所託。則是以羔裘為喻其說又非也。又謂君甚尊而由有民以安其居。蘇氏說則是而其意未盡。謂在位卿大夫之服者勢雖甚尊必由民以安其居則其說為得也。蘇又曰究久也。君之所以能居於此者由有民也。然以究究為久無所據其義殊難曉。當闕之以俟。知者豈無他人。惟子之故而不去耳。子無以我無所歸而不恤我也。鄭謂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此言是也。但所謂此民卿大夫采邑

之民其說非也故歐陽以為曲說惟子之好尔是念其恩好也此蓋國人將叛而歸沃未嘗適他國而其心已離也唐人有言曰暑牛之渴豎子飲之停淖之汚牛渴之久得停淖之汚寧復顧清冷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冷之水以滌乎口中之泥然後知向之所謂停淖之水不可終而飲也今桓叔將有篡奪之謀民以其修政而欲歸之者蓋以晉人在位不恤其民民舍桓叔而不歸則將誰歸之哉正猶飲牛於停淖之汚也齊田氏以私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民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而齊之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日求無藝徵斂無度

宮室日更淫亂不道民人病苦夫婦皆詛此適所以啓其歸田氏之心也由此觀之齊之大夫強易其賄日求無藝是為田氏毆民也晉人在位不恤其民是為曲沃毆民也

賈曰羔裘而豹祛者卿大夫之服也卿大夫之勢雖甚尊必由民以安其居今乃不恤我民如此我民亦豈無他人乎惟子之故而不忍去耳究久也卿大夫之所以能久於其位者以有民也噫田氏以私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齊大夫乃強易其賄徵斂無度故卒為田氏所有桓叔既修其政而卿大夫乃不恤其民是為曲沃毆民也

鵠音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況馬反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

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

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鵠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

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李曰

鄭氏云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是也按左傳小子侯為曲沃伯所殺王立哀侯之

弟緡於晉鄭氏數五世不及緡者孔氏曰按晉國

大亂五世不數緡者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時

自昭公數之至小子侯而滿五世故數不及緡也

按序曰昭公之後大亂五世當自孝侯以至於緡

也言五世大亂如此雖君子亦下從征役之事不

得耕耨以養其父母而至於凍餒故作是詩也肅

肅鵠羽聲也陸德明曰鵠羽似鴈而大無後趾性

不樹止陳翥所謂連蹄也樹止則為苦爾雅曰栩

杼郭璞曰柞樹也陸曰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

杼或謂櫟為栩其子為阜或言阜去其殼為汁可

以染皂苞稂孫炎曰物叢生為苞齊人名曰稂毛

曰行翮也爾雅曰羽謂之翮孔曰鳥翮之毛有行

列故稱行也言鵠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而集于

苞栩之上亦猶君子不當使之供賤役今乃下從
征役言非其宜也鹽毛氏曰不攻緻也孔曰鹽與
蠱字異義又曰左傳云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
為蠱見昭元年杜預曰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
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是蠱為不攻牢不堅緻
之意也王事靡盬謂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緻也藝
樹也言君子既從征役為王家之事雖盡力為之
無不攻緻而孝養之道為王事所奪故不能藝黍
稷以供養其父母何所恃怙乎蓋當農事始興之
時而乃從事於征役不得以時殖穀為一年之計
父母亦將經轉乎溝壑矣故父母何怙何食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言君子既下從征役不得奉
養父母於是仰天而愬曰悠悠蒼天何時而得其
所而免於征役之事非是君子憚於王事而欲脫
免之也蓋欲養其父母也曷其有極極已也言何
時征役之事已也曷其有常言何時而得復其常
也蓋言君子而從征役之事非其常也屈原曰人
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
嘗不呼父母也此君子之於征役所以呼蒼天而
愬之也王氏以謂始曰鴟羽中曰鴟翼卒曰鴟行
始曰稷黍中曰黍稷卒曰稻粱始曰何怙中曰何
食卒曰何嘗始曰有所中曰有極卒曰有常皆從

而爲之說以爲中甚於始終甚於中其說可謂鑿
矣春秋之時晉平公合諸侯以城杞晉悼夫人食
輿人之城杞者絳縣老人亦與見襄十三年吳王
夫差伐魯次於泗上魯七百人踊於幕庭有若與
焉見定公八年以絳縣老人之賢與於城杞之役以
有若之賢與於伐吳之役蓋當夫世亂多故征伐
不休賢者蓋有不幸而與於征役也然以賢者而
與此事已非其宜矣而況不得奉養其父母君子
當何如哉古人有言曰枯魚御索幾何不蠹二親
之壽忽若過隙王氏又曰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
養而親不待此皆孝子之心其愛親也勤思親也

篤故汲汲於愛日以事親惟恐失之故願爲人兄
不願爲人弟其愛日也如此今以征役之故不特
廢其溫清定省之禮又且無以爲卒歲奉養之備
其情豈不傷哉此詩如北山蓼莪陟岵皆孝子不
得奉養父母故其詩哀以思也當征伐之時其心
猶不忘苟在父母之側其事親爲何如

黃曰按左傳桓叔旣與潘父弑昭公晉人立孝侯
惠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國人立其弟
鄂侯隱五年莊伯又伐翼鄂侯奔隨秋王命虢公
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公三年莊伯子武公又
伐翼逐翼侯而獲之七年又誘小子侯而殺之王

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莊公十六年武公遂獲晉
 此所謂大亂五世也竊嘗謂鄭之公子五爭而男
 女相奔晉之大亂五世而孝子思念父母此亦帝
 堯之美風也學者觀詩當知風俗之所以然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
 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
 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李曰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為桓叔桓叔
 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為曲沃之君恃其盛強
 常有滅晉之志至莊十六年伐晉而滅之當是時

天子之使適在晉故大夫為之請命于天子之使
 而天子之使為之請命于天子左傳曰王使虢公
 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為晉侯因其請命而命之也
 侯伯七命車旗衣服以七為節天子之卿六命車
 旗衣服以六為節上章言豈曰無衣七兮言我晉
 國之中豈不能為衣之七章但不如天子所賜之
 衣安而且吉也二章言豈曰無衣六兮蓋不可以
 必得侯伯之命服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
 猶愈於無天子之命也晉本侯爵故以七言之既
 而稱其次又以六言之王氏曰七者侯伯之服也
 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

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據周官典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秋官大行人云諸公諸子諸男冕服五章安得以六為子男之服乎鄭氏曰我豈無此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晉本侯爵故言舊有七章豈曰無衣七兮詩人之意但是言豈不能造七章之服非以新舊論也豈曰無衣六兮蓋謂我晉國豈無六命之服言但欲以天子之命而安故爾天子之使為之請命故曰子者指天子之使言之燠暖也晉者曲沃之宗國也曲沃至於武公常有篡弒之志其行篡弒者屢矣至是而又滅之此先

王之法所不容誅然其滅晉又不能請命於天子又不遣大夫以往乃因天子之使而請就命焉其驕蹇不臣以至於此如唐室之季強藩悍鎮皆伐其主帥擅自封殖坐邀天子之旌節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此詩言豈曰無衣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與劉仁恭之言無以異夫子刪詩乃取之者何哉王氏曰天下無道小大強弱相攘奪久矣非復知有王命也武公知請命乎天子之使則所謂被善於此此詩所以美之也此之謂與人為善不與人為善而盡義以絕之則人之為善者將寡矣程氏曰此美其請命一事

不以篡君奪國為羞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然後安此意可取此說皆是也蓋當是時周室衰微諸侯橫恣攘奪攻取惟力是恃豈知有天子之命哉惟知有天子之命是猶知有天子也春秋僖公朝于王所成公如京師蓋春秋之時諸侯偃然自肆無有朝王之禮惟僖公朝于王所因天子狩于河陽而遂朝之成公如京師則由會晉伐秦而遂朝之皆非有朝王之誠心使其過王所京師而不朝則無王之心甚矣今也猶能朝之是知有天王也晉武公滅晉雖非諸侯謹度之道使其不請命於周周亦末如之何矣今也能

請於天子之使是知有天子之命也莊子曰人之逃於空谷者聞人足音則蹙然而喜況於兄弟聲歎其側者乎孔子當衰周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魯之僖公成公猶知有朝王之禮晉武公猶知有天子之命聖人安得不與之哉此正所謂聞足音者蹙然而喜者也如耻云婦人望復關而為淫佚之行其後以夫見弃而始能自悔使其不見弃於夫未必自悔也詩人猶以反正善之夫子刪詩乃不去之者亦無衣美武公之意也

黃曰

臧武仲據防求後孔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

三百八十三
信也曲沃以篡弒之逆而有晉國以春秋之法繩
之罪不可赦而孔子遽錄其詩而序者亦以為美
武公此特美其請命一事耳蓋當時強陵弱衆暴
寡諸侯不知有王也久矣晉武公以力雄晉國使
其不請命於周周豈能伐之乎今猶能請命於天
子之使則是知有王也齊桓晉文名為尊周而實
欲富強其國孔子猶取之者取其被善於此者也
春秋書僖公朝于王所成公如京師皆美之之辭
也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
賢以自輔焉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李曰兼其宗族者言桓叔晉穆公之子桓叔既封
於曲沃則晉國是其宗族也自桓叔以下常有并
晉之心晉武公遂滅之是兼其宗族也既兼其宗
族則是寡特也又不能求賢以共天位治天職以
為股肱耳目之助其寡特可謂甚矣有杖之杜生
于道左者道之東也孔氏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
左婦人由右在陰為右在陽為左道周者道之曲
也此言木之生於道之東與道之曲故行者賴以

休息今杜之特生陰涼寡薄人不得而休息焉猶之武公君子所願以仕遊而武公寡特此君子所以舍之而去耳王氏乃曰杜之實不足食也而又特生則其能庇人也寡矣然尚以生于道左生于道周其去人所往來之道不遠也君子逮肯適然而來遊然詩人言彼君子兮蓋指言晉之賢者非謂君子適我而來遊於杖杜之下也若如王氏之說則休息杖杜之下人人皆可也何必獨言君子哉爾雅曰噬遠也言君子之人亦有逮我國家肯適我者惟君子之中心有好賢之誠何但飲食而已乎苟能求賢以自輔則賢者悅而願仕於朝矣

今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既如特生之杜又不能舉賢以自輔但飲食之而已賢者豈肯以飲食之故而遲留不去乎周霄問於孟子曰古之君子仕乎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又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之急也曰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也惟其未嘗不欲仕至於出疆必載質此所以噬肯適我也惟其欲仕又惡不由其道彼雖飲食之而不能用賢者亦將自去之耳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饋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子思不悅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者苟徒飲食之而不能用則其好之者

非出於中心謂之犬馬畜役者不亦宜乎張橫渠曰杜喬而少陰味不足嗜雖有來食者何以願肯適來而就養也噬食也此說是亦以彼君子兮噬肯適我連上文杜其說與王氏同如此則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其文不相貫王氏曰愛之也仁而其敬之也有禮仁而有禮此君子所以適我而來遊以獲其助也然則武公之見刺必以不仁也必以無禮也道左者蓋以況仁道周者蓋以況禮詩言道左道周王氏以謂仁與禮如此則何之而不可為也其穿鑿至於如此楊龜山攻其說以謂道周非可以況仁道左非可以況禮使道周道左可

以況仁況禮猶不可以為說況不可乎大雅文王之詩乃美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也其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王國當文王創業垂統以基周室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其親戚之間多助如此猶以多士為務疏附奔走禦侮先後之人無不備者故傳曰文王猶用眾况吾儕乎今也武公始并晉國正是敷求賢人以共濟艱難之時乃兼其宗族而寡特又不能求賢自輔內無親戚之助外無君子之助其勢孤立如此譬如特生之杜固其宜也武公既并晉國乃兼其宗族遂以為不可用其意以為我既并國深懼

人之謀我亦猶我之謀晉也至其子獻公患桓叔
 莊叔之族使士蔿與羣公子譖富子而去之既殺
 游氏之子又圍聚而盡殺羣公子至驪姬之亂晉
 無羣公子自是晉無宗族獻公之寡特如此是亦
 武公有以遺之也使其無親戚而猶能求賢可也
 況不能求賢以自輔國之不亡也幸矣蓋能親親
 者必能用賢不能親親未有能求賢者也

黃曰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其所以親睦九族
 者至矣而又有濟濟之多士疏附先後之人以為
 之輔助故傳曰文王猶用眾況吾儕乎今武公既
 併其宗族而無親親之心又不求賢以自輔而無

左右之助此詩人所以刺之也其後獻公患桓叔
 莊叔之族至於盡殺羣公子驪姬之亂晉於是乎
 無公族是亦武公遺之也嗚呼去手與足尚足以
 為人乎晉武公自視其奪晉之罪而懼人之如已
 此即秦之所以亡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葛生蒙楚音廉藪蔓于野子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
 棘藪蔓于域子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
 兮子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
 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李曰好攻戰國人多喪者按左傳晉獻公魯莊公

十八年立至僖公九年卒在位二十六年傳稱晉
 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晉侯作二軍以
 滅耿滅霍滅魏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
 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晉侯圍上陽冬滅
 虢又執虞公八年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左氏傳
 者如此是其好攻戰之明驗也惟其好攻戰窮兵
 黷武雖有克捷之功未嘗敗衄然其軍旅數起而
 國人多喪夫從征役其婦獨處於室故詩人陳其
 怨恨之辭以刺公也陸機曰藪似枯樓葉盛而細
 其子正黑如燕奠不可食也其莖葉煮以哺牛除
 熱渴葛生蒙楚藪蔓于野者蓋言婦人託於夫猶

葛之生蒙於楚藪之生蔓於野今也國人多喪其
 夫既死則婦人無所依託曾葛之不如也故下文
 言予美亡此誰與獨處予之所美者夫也所美之
 夫既亡將誰與哉獨處而已域者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毛曰齊則角枕錦衾鄭曰夫
 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齋而行事也
 二人之意以謂婦人其夫既不在當必有齋之事
 獨齋而行祭當齋之時出夫枕衾以思夫言此角
 枕粲然而鮮明錦衾爛然而色美雖有錦衾無人
 服用其說但據內則所謂夫不在斂枕篋篔席韜
 器而藏之然禮記所載但言夫不在非必有齋之

事亦不當引此說此但其夫不在婦人獨寢因思其夫以及其物物存而人亡思之如此而已予美亡此誰與獨旦鄭曰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王曰以息對旦則知旦者作也以旦對息則知息者夜也其說皆牽強不如程說曰獨處息至旦也夏之日冬之夜夏至日長晝六十六刻夜四十刻冬至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夏之日冬之夜為最長當此之時思念之情尤切鄭曰極言之以盡情是也居與室皆墳墓也言生既不得見其夫要之百歲既死之後則可得見其夫也夫婦之道生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曰歸于其居歸

于其室張橫渠曰葛得所託藪不得所依傷已之不如也據詩言葛生藪蔓之語皆是言得所託不必如此分別葛生婦人其情可謂切矣其義可謂高矣始則謂已之託於夫如葛蒙楚藪蔓野而乃思其夫不在無以為託而又感角枕之粲錦衾之爛以致其情既而又以夏之日冬之夜以致其思造次顛沛未嘗少忘於夫其情可謂切矣末乃言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其義豈不高乎此正唐國風也如柏舟詩曰之死矢靡他此詩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亦是無二心也與柏舟詩無異然柏舟乃美共姜齊侯之子衛世子之妻誓不再嫁為能

守節至於此婦人居於微陋之中乃能如此可謂難能也

黃曰獻公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故婦人思其夫之切思而不可得則以死自誓可謂義婦矣晉國當兵戈擾攘而孝子正婦有如攜拜葛生之詩者帝堯之風化盛矣哉

采芩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芩采芩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李曰爾雅曰芩大苦也或以為甘草首陽毛氏云幽辟之地按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安得為幽辟首陽山亦名首山亦名雷首山在河中平樂縣南巔頂也苦毛氏曰苦菜孔曰此茶也葑亦菜名蕪菁也采芩首陽之巔毛氏曰采芩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幽辟喻無徵也其意以謂獻公多問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讒言興也**歐氏**破其說謂首陽名山人所共見而易知者**毛氏**以為幽辟**鄭氏**以為無徵皆踈矣然謂細事喻小行則毛氏之說**歐氏**以無徵為**鄭氏**之說此

則誤矣鄭曰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
 言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
 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王蘇之說皆如此然王
 氏則以下文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連上采苓說按自人之為
 言以下皆是教獻公止讒之法不當連上文為說
 也鄭氏之說長於毛氏不如歐氏之說簡而明歐
 曰采苓者積少以成多如讒言積漸以成惑與采
 葛義同其首陽蓋興所見也而程氏謂首陽山生
 堅實之物以興讒誣之人不實其說陸農師曰讒
 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皆因其事而譖之也采苓

因人之甘而譖之而采苦因人之苦而譖之藟有
 時而甘有時而苦言因人之甘苦而併譖之其穿
 鑿之甚以至於此旃鄭氏曰焉也陟岵詩曰尚慎
 旃哉鄭曰旃之也左氏曰其將聚而殲旃杜氏亦
 曰旃之也則旃字或為之或為焉蓋助語也人之
 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鄭氏謂人為
 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
 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則是以四句
 分為二事歐氏破其說謂以文意攷之本是迷一
 事而鄭分為二蓋其下文再舉人之為言胡得焉
 則舍旃舍旃者知非二事也王氏以謂人之造言

不可以苟聽亦不可以苟舍此則王氏之心術也
 蓋此當從歐程之說以謂戒獻公以為聞人之言
 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焉
 蓋當深察其虛實也歐氏曰夫讒者踈人之所親
 疑人之所信奪人之所好非一言可效一日可為
 也必須積累而後成或漸入而日深或多言而並
 進故曰浸潤之譖又謂積毀銷骨是以詩人刺讒
 多以積少成多為患惟其如此使人君不能無懼
 則以察其言無有不得其情矣觀獻公好讒以殺
 太子申生則知非一言可效一日可為其始也驪
 姬嬖欲立奚齊使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言於獻

公曰宗邑不可以無主必使太子居曲沃則可以
 威民而懼戎讒言始興如此及晉侯作二軍公將
 上軍太子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
 曲沃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其讒言既興如此其後
 又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
 金玦克狄而反此則讒言又甚矣又告之太子祭
 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
 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後縊于新城觀此
 則讒言之積累也如此詩人喻之采芩宜矣然姬
 寘諸宮六日非太子之為明矣為獻公者苟無以

讒為信則其虛實自見矣昔漢蓋主上官桀與燕
 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專權自恣疑
 有非常書奏昭帝曰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以
 未能十日而知昭帝但以日之久近而察其譖使
 不以久近而察之則霍光是終有篡君自立之心
 使獻公能以日之久近而察之無以讒言而必信
 則安有太子之禍邪

黃講同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